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八回 脫幽囚海島漂流 困攻苦館中臥病

卻說賈希仙等六人，鎖在那使館的馬房裡，弄得穢氣觸鼻，刻不可耐。過了一晚，次日早間，忽見馬夫在窗外刷馬，他便心生一計，用鉛筆寫了洋文，敘他來歷，及被禁的原由，給馬夫五個金鎊，托他將這書寄到控訴院去。馬夫始而不肯，繼因貪財答應了，午後回對希仙說：「那信已交給下議院的議員了。」希仙知道可望脫離此厄。是日六人餓了一天，得到上燈時，又有人將希仙拉出，另送到一間屋裡，隨手將門鎖起。這屋卻比先前那屋裡潔淨，擺設著牀帳桌椅，那桌上有四色點心，都是現做的，熱氣猶騰，希仙餓極，取一塊糕，咬了一口，猛然想起，我將那使臣頂撞過的，豈有好心待我。莫非此中藏有毒藥，不可不防，便連忙將口中的糕，吐在地下，覺得口中發麻。暗道：卻被我猜著不錯的。心頭火起，將那四盤點心一起倒在地下，踐踏的稀爛。到了半夜，有兩人打著燈籠來開房門，希仙躺在牀上不動，那兩個人只道他已死，正要將他抬出去，裝入棺中。希仙猛然立起，嚇得兩人大叫一聲，昏暈倒地。希仙暗笑不止，轉念一想道：不好，外間不知兩人是嚇死的，倘然說是我謀死的，倒覺有口難分，須得救他醒了轉來，看他們如何擺佈我。於是把那兩人身體翻來翻去的運動了半天，卻漸漸的醒轉來。希仙走近身旁，問他來意，他兩人聽見希仙會說話，才知道他未死，卻不肯說出來意，只說道：「我們是來看你的，沒甚事，請你睡罷。」這是將好言安慰他，好鎖他在裡面的意思，希仙既人牢籠，也難插翅飛去，只得由他兩人，仍舊鎖在房中不提。再說吳欽差聽說賈希仙未死，正在思量迫他仰藥自斃，卻好外務大臣中村監輔來拜，只得請見，既人座，說起貴國有賈希仙等六人到此，聞在尊館，煩請來一會，吳欽差啞口無言，只得答道：「沒有這六個人，閣下錯聽了。」那中村監輔也不多言，將袖裡藏好的賈希仙訴呈，交給通事念了出來，吳欽差不敢再辯，連忙站起陪罪，沒法的叫人請了六人出來。那知鎖鑰未除，大為中村監輔所責，說完了幾句話，立刻立起身來，不別而行，帶著六人去了。吳欽差懷著鬼胎，好容易托了人去說項，才得沒事。

且說賈希仙等六人，到得法堂，略略審問幾句，登時放出。六人商議著，東京不可久居，恐遭暗算，好在身邊帶的金鎊尚多，要想到美洲去做些事業。就搭了布哇的輪船，望前進發，走了無數海程，忽然的輪船機器壞了，飄飄蕩蕩，淌到一個島邊，好容易收住，就在那島邊修理。船上就有幾個日本人，放划子去遊覽，希仙得知，便與他們說通了，約著同伴五人，一同上岸閒耍。到了岸上，卻是好一個熱鬧所在，六人隨意逛了幾處，走入一個大寺院裡。原來這島民是猶太國種，奉猶太教的語言文字，和希臘相近，後來美洲人到過島中，教他們些英文，因此懂得英國話了。酷信宗教，喜造寺建塔。

且說這寺中一座尖方塔，矗立雲霄，是島中極高的寶塔。廓開智身軀矯捷，先登上梯去，五人徐徐而上。到得頂上一層，只見有一塊石刻，砌在牆裡，循文摹擬，原來是拉丁文，寫著「仙人島第一金光塔」八個大字。希仙猛然想起，小時聽見父親時常說這個仙人島，不料此島果在此處，我不如在此做些驚人的事業，倒還容易。美國能人多，未必用著我們。一面想，一面走出欄杆前一望，只見滄海茫茫，那島在海中計算起來，真是太倉中一稊米，遠遠看見，有一隻輪船冒煙，希仙說道：「不好，我們快些走罷，不要被輪船開走了。」大家一齊下塔，趕到岸邊，那隻小划子不見了，遠望大海，不見有一隻船停泊，六人齊聲道苦。東方仲亮道：「這回飄流在此，永遠不得到中國的了。」淒然淚下，希仙道：「吾兄不必過悲，我們既到外洋，本是不想回家的，有本領到處可做事業。這島土地膏腴，山勢雄壯，看來農業可興，礦產是一定有的，我們替他開些利源，將來興旺起來，那怕美洲、日本不來通商，便是我們出島的日子了。我的志向尚不止此，做到那裡再說。」五人聽了，始免愁煩，大家欣然走到熱鬧處，要尋個客寓住下，那知島中卻沒有客寓。打著英國話問他們土人，都說沒處住宿。最後走到一家珍寶鋪裡，問那管帳的，他說：「客寓是沒有，你們既是外國人，卻不是浪子，就在小店住下罷。」

原來這島中風景最好，不許有閒蕩的人，要是不勤儉的，就叫做浪子，這浪子是沒人睬他的，往往餓死。還有一般好處，買物向不用錢幣，譬如一升米，便可換幾尺布，只因這島是科倫坡探地美洲的時節，一個失眠，不曾去探，後來美國雖有幾個人到得島中，都不能出去，所以從不得與世界交通。島中出的物產，卻夠島民使用，那島民無不，性質純良，不曉得爭奪欺騙等事，沒得什麼君主、民主、官府百姓之分，總之只有教主。教主即民主，他手下有百□個徒弟，就同官員一般，島民有和人過不去的事，須要他判曲直的。男女結婚，沒有一切繁文，兩下情願，就做夫妻。田地照島中的人數派勻耕種，沒有多種些的，也沒有少種些的，收一石稻，只須供給教主一升米。教主住的房子，名為神宮，像中國的佛殿一般，金碧輝煌，幡幢招登。那些教徒散住在各寺院，元旦須要到教主那裡朝賀，就同中國的官見皇上一樣。那教主一般的有妻室，教徒也是娶妻生子，與中國的和尚不同。他們等奉的耶和華，是個畫像，也有地獄天堂之說，大都荒誕不經，莫可究詰。島民卻一心皈依，禮拜的人甚多，那希仙不知就裡，要想在這島做些事業，只怕有些煩難，況島民頑固得極，如何肯信他呢？當下那珍寶店主，雖然留他們六人住下，卻是供給不起，為什麼呢？這島中沒有別的店，只這採珍寶的人，是另外一種營業，教主准其開店，預備神宮採辦珍寶，隨時裝飾耶和華神殿。這樣的店，島中只有三家，每月按人數給口糧，不得多餘，那店主卻極慈善，肯周濟人，希仙和他攀談，略略曉得這島的風俗。店主名麻哈思，有一妻一女，一齊出來和希仙六人見禮，倒也長得秀麗。住了幾日，只覺得每飯不飽，吃的盡是稀粥，盧大團是個胖子，實在餓不起了，嚷道：「這吝嗇鬼卻甚可惡，又要留我們住下，又不教我們吃飽，何苦裝做好人呢？」希仙道：「盧兄不須著急，待我來問他。」正說著，店主走來，希仙問他道：「你們島中人，每日吃的，想都是粥。」那店主道：「不然，我們島裡的規矩，除了教主，都是每人一分糧，不得多餘，要是年成好，只耕田的還可贏餘些。我是個沒本錢的生涯，全靠教主支給，如何有得寬餘？加上了客官六個人吃飯，再也不夠，只得將三分糧煮成了粥，分作九分吃。」希仙聽了，殊為駭異道：「你們是個珍寶店，如何說沒本的生涯？」麻哈思道：「客官有所不知，這珍寶並不是人工做成的，只要到山上海裡去採，民間用不著他，只教主要這樣東西，嵌在宮殿上，舊了要換，所以用得著。我們不過替他採辦，不甚希罕的。客官當是貴重之物嗎？不信同去看看。」六人真個跟了他去，只見櫃中藏著的，盡是大塊寶石、貓兒眼、五色水晶等類，六人目所未見，心中納罕，他卻殊不在意，又說道：「諸位要這樣東西，盡可隨意揀幾塊玩玩，不值什麼。這島裡還有兩家，一家是採辦珠子珊瑚的，一家是採辦翡翠金剛鑽的，都和我家一般。」希仙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足下是清苦得極了，我們也不便打攪，可好領我們見見教主，有個商量。」麻哈思大喜道：「真是你們大國的人，有見識，這句話，提醒了我，教主極喜見外國人，爭奈沒人到此，我立刻去通知便了。」說罷，便進去更衣出來，再看他時，穿件圓領大袖的黑衣，繫一根長帶子，絲縑垂下，戴頂紗帽，揚長而去。去了一會，有六乘轎子來接，希仙諸人，坐轎到了神宮，一直抬到大殿前歇下。

原來那大殿的窗子，全用各種顏色的大塊水晶嵌就，耀著太陽，異常光彩。大殿上用珍珠穿就的燈，金剛鑽縫做的幔子，翡翠琢成的供桌，三尺高的珊瑚樹，作為盆景，中間掛著幅畫像，大約就是耶和華。琉璃閃碧，香霧漫空，更不必說了。正待細看，麻哈思引了教主踱出來，希仙看他一色的圓領大袖，黑衣絲帶紗帽，對希仙拱拱手，請到裡面去。走過兩座後殿，看見些古怪猙獰，種種地獄變相的畫，過了兩座神殿，方才到得教主淨室。爐煙裊裊，清無點塵。六人與他重複見禮，各述來歷。那教主談起來，很懂得些算學格致，卻不甚深，無意中吐露一二。希仙就便請教他些科學，大約普通的淺理，是說得出的。希仙就問他既是用功格致，如何還信神道？那教主道：「這教主是相傳下來的，猶如君主一般，統理百姓僧徒。因這島民愚蠢，若不將神道嚇唬他，怕他們為非作歹，沒得刑法，如何能安靖呢？」希仙點頭道：「是。」他又問些中國的光景，希仙述其大略，他歎羨不已，就對希仙道：「諸位既到敝島，一時也難回去，就請住在賓館，做個顧問官罷，還要時常請教整頓島中的法子哩。」希仙謙讓一番，就同五人謝了教主，那教主便命麻哈思引他們出了神宮，不多幾步，便是賓館，從前有美國人住過的，一應供帳具備。教主又派了幾個伺候的人，抬了些食物來，自此六人安心住下。

過了幾日，和各寺的僧侶廝見，問明白了島中的詳細情形，方才曉得神宮內有個藏書樓，裡面的書盡是希臘國的古文，還有些哥白尼、奈端、培根等人的著作，卻是鈔本。希仙聽了，不勝欣羨。次日，就同五位到神宮去求見教主，說要借藏書樓的書讀。教主道：「這些書是不容易讀的，都是古文，蝌蚪，又有些科學名詞，足下雖懂得外國文，只怕還看不下去。」希仙道：「我們拉丁古文，也曾學過，專門科學，也曾請教通人講解過，只是未能純熟。如今既有這許多寶書，且勉力用起功來，或者得些門徑，各專一門，學成了，替貴島做些事業，豈不是好？」教主大喜，就命人領他們到藏書樓去取書，六人到得樓上，只見蛛網塵封，是個多年沒人上來的光景，那些書都藏在玻璃匣內，並不甚多。六人開匣，先取目錄看了。當下賈希仙取了重學、力學、汽學各種書，東方仲亮取了醫學書，盧大圈取了電學書，鄭開智取了礦學書，歐孟核取了化學書，宮學夫取了天文學書，叫從人搬到賓館裡，辭了教主，各人在館用功。

原來這些書也並不難懂，只是那理想，一層深似一層，倒說得確鑿可憑，已是可以試驗的了。賈希仙埋頭三個月，幾乎廢寢忘餐，弄到後來，只覺得頭暈眼花，漸漸的重起來，只得上牀躺下，渾身發熱，睡夢顛倒，時時驚躍而起。東方仲亮雖懂得些醫道，卻是沒得藥水，打聽島中，又沒有藥鋪，因為島中只信神道，遇有疾病，只消拜禱耶和華，自然會好的，不曉得延醫服藥等事，所以從古不曾考究這治病的方法。當下東方急得沒法，只得去謁見教主，求賜良方。教主隨即坐了轎子，親自帶了幾瓶藥水，還是從前美國人遺下的，到了賓館，揭起賈希仙的帳子，只見賈希仙兩眼直瞪著，大叫一聲，昏暈了過去。正是：

英名已付東流水，異國難招志士魂。

不知賈希仙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